蜀山劍俠傳/2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二五回　舉酒慶豐功 遼海澄波寧遠嶠　尋幽參妙法 千山明月度飛仙

下一回▶

話說玄真子的一番話，使得衆仙欽佩不已。天癡上人重向衆仙致謝，說：「後洞已令門人整理停當，備有水酒，爲諸位道友及門下高足慶功慰勞。」堅留小住。衆仙見其意甚誠，又喜他勇於遷善，迥非故習，人本端正，也樂得交此教外之友，同聲稱謝，允留一日。上人隨延衆入洞。席間雖無多兼味，但有島上所產千年銅椰靈果和十餘種乾鮮果脯、竹實、首烏之類，並有數百年仙釀，無一不是輕身益氣，脫骨換胎，可致長生，於修道人有益之物，祇是前洞爲乙休所毀，後洞石室稍小，長幼兩輩須分兩起飲宴罷了。長一輩賓主飲宴方酣，矮叟朱梅笑道：「乙駝子，你把人家鬧了個河翻海轉，你自己也喫了些苦頭，算是折過，不要你賠還了，現在一切歸之劫數。你和主人已然打出和好，是朋友了。他島上這些銅椰靈木，被你那又陰又毒的飛刀毀壞，別人無法解救，你難道好意思不管，少時袖手一走，便了事麼？」天癡上人初意，以自己的法力修建洞府，極爲容易，祇等仙賓一走，移回磁峰，即可興修。最主要的還是乙休所斬斷的大小數百株銅椰仙樹，都是東方乙木之精，與己雖是面和心違，卻有極深淵源，一呼即至，滿擬使其回生，易如反掌。受傷門人又經治癒，祇顧欣喜，設宴謝客，全未在意。及聽朱梅一說，纔想起乙休斬銅椰的是道碧光，元磁真氣收攝無效。前聽人說，乃妻韓仙子有一至寶，名寒碧刀，如是此寶，卻非糟不可。對方雖已化仇爲友，到底釋嫌不久，又不好意思出口，心正犯愁。

乙休已笑道：「朱矮子，你最刁巧，起先慫恿我和天癡道友爲難，今又來做好人。我起初不過一時之忿，怎肯使這天生靈木絕種？祇爲先時無暇，現又主人盛意留飲，酒又極佳，欲待稍飲再去，靈木接上重生，再來終席，與諸位道友同行。你多管閒事作甚？」朱梅笑道：「駝子少發急，沒有我，能有今天這場盛舉麼？當初我怎對你說來？如尋癡老兒赴約，須把我和白矮子約上，三個打一個還差不多。你偏倔強任性，獨個兒到此，怨得誰來？」天癡上人不知乙、淩、白、朱四人深交，嬉笑怒罵成了家常便飯，恐有爭執，借着解勸，乘機問道：「乙道友那日所用諸般法寶，均非磁峰所能收攝，法力高強，大出意外。內有一道雙尾碧光，從未見有相似之寶，可是那寒碧刀麼？」白谷逸在旁笑道：「駝子因你磁峰專攝五金之寶，恨不能把當初給韓仙子的聘禮都借了來。不是此刀，還有何物？」天癡上人道：「果是此寶，那就莫怪全島靈木都如枯朽，一觸即折了。」

乙休看出天癡上人似頗情急，又有不便出口相煩神氣，笑道：「自來矮子多是人小鬼多，不好惹。他兩個素來貧嘴薄舌，裝乖取巧，不值理睬。我已喫了不少仙釀仙果，須要有個報答。幸而身邊丹藥尚多，島上又有靈泉，且爲主人醫完神木，再來叨擾餘酒吧。」上人忙起致謝，意欲陪往，並令門人隨侍，聽候驅策。乙休道：「俱都不消。我前邊還有峨眉門下幾個小友，有話要說，你自做主人吧。」朱梅也攔道：「他是娃娃頭，如今峨眉衆弟子下山，他不知又要出甚麼花樣，教人惹事。也許還約兩個在海邊過過棋癮。你由他去，醫不好靈木時，再和他算賬。」朱由穆大笑道：「你兩個可是仙人，直成市井無賴，專以口舌爲勝了。」朱梅笑道：「我們無賴，你這小和尚收心纔幾天，就準是好人麼？」朱由穆佯怒道：「矮鬼如再放肆，叫你回不得青城去。」朱梅笑道：「諸位道友，你看他這樣火氣，像守清規的和尚麼？」引得衆仙都忍俊不禁。朱由穆道：「你是個魔頭，我具降魔願力，作獅子吼，不能算犯嗔戒。」衆仙互相又笑了一陣，朱梅拿朱由穆取笑。姜雪君道：「放着好酒仙果不享受，互相譏嘲，不犯清規，也是口過。畢竟峨眉三位掌教長老氣度莊嚴，你看人家笑麼？這纔像是領袖羣倫的教祖。」

乙休似有甚事，早匆匆起身出去。朱梅正要答言，忽聽外面雷聲大震，跟着走進兩個本島門人，躬身稟告說：「乙真人剛剛走出，韓仙子元神忽然飛來，二人略談，便又飛去。說時，乙真人面有怒容。聽口氣，韓仙子似來應援，途中遇阻，與一對頭鬥法兩日，因此來遲，路過玄龜殿始知細情。大約爲那對頭，來與乙真人商議。行前並助行法，將斷木扶起。現在乙真人正率峨眉門下八九位道友，醫治靈木重生。雷聲乃韓仙子行時所發。」朱由穆道：「可見夫妻情長。韓仙子和乙道兄反目多年，以前宛如仇敵，今方和好了旬日，一聞有難，便以元神趕來相助。這位嫂夫人雖然法體未復，當年法力仍在，更多異寶。對頭何人，竟敢輕捋虎鬚，樹此一雙強敵，也可謂不知自量了。」追雲叟白谷逸

道：「這也不一定。你沒聽鬥了兩天法麼？如是庸手，遇上這位女菩薩，焉有生理？駝子又那樣生氣，莫非是他舊仇人不成？不然，她是來救夫報仇的，無故怎會和人如此惡鬥？齊道友正運玄機推算，可知這對頭底細麼？」妙一真人道：「當然沒有別人，難怪他夫婦忿恨，這類喪心昧良、棄明投暗的妖邪之徒，便我們遇上，也容他不得。如非行蹤詭祕，善於潛行遁迹，早爲我們誅戮了。他必是見韓仙子元神雲遊，妄思加害，沒想到對方如此神通。這一勾起前仇，必無幸理。乙道兄知他詭詐，想假手我門下弟子去誘他出現，正商量日後何處相見呢。」說罷，又聽一聲雷震，又有門人入報：「銅椰靈木全已重生。乙真人正和諸位小道友談那鬥法放火之事，不肯歸座。」天癡上人大喜，意欲親出謝迎回座。白谷逸笑道：「朱矮子說他娃娃頭，實在不差。他最喜有根骨的少年男女，一投緣，便永久扶持，此時必正有興。他那脾氣，人去也請不來，道友何苦強他呢？」上人祇得中止不往。

原來一干小同門，俱喜和乙休親近。乙休也最喜愛他們，尤爲司徒平夫妻、金蟬、石生、英瓊、英男、向芳淑以及甄、易弟兄爲最，岳雯是弈友更不必說，這次衆門人聞他有難，個個關心。見時，當着師長，不便請問，悶在心裏。乙休自然看出，臨時又想起一事，特借醫治靈木之便走出，往前洞去尋金、石、甄、易等六小弟兄。別的幾個和乙休最熟的門人，也相繼追了出去。除岳雯沉穩不語外，七張八口，紛問遇險之事。乙休還未及答，韓仙子忽然飛來，說在岷山，聞人說起被陷之事，匆匆一算，果然不差，忙帶法寶趕來救援。中途遇見夙仇，仗着他有兩個左道中能手，欺韓仙子元神出遊，合力夾攻。韓仙子和那仇人苦鬥了兩日一夜，方得獲勝，重往前趕。初意丈夫法力尚且失陷，天癡陣法定必厲害。易周兩老夫妻同仇敵愾，可約相助，便道前往邀約。見面纔知丈夫已然轉禍爲福，此時衆仙大功告成，正在慶賀。因忿仇人可惡，自己不暇報復，趕往銅椰島告知，隨助乙休將所斷銅椰全數凌空扶起。由乙休率衆峨眉門人在接口處安上靈丹，行法重生。自己別去。

乙休隨談起遇險經過，衆人纔知天癡上人那日在白犀潭敗走，又入埋伏，幸仗小神僧阿童用白眉禪師所授佛法相助，天癡上人師徒方得脫身回去。本就怒火填胸，歸途路過玄龜殿，忽想起此次喫人大虧，事情全由易周家教不嚴，任憑兩個素無經歷、不知輕重的孫兒在外面仗恃家傳法寶，行兇惹事傷人而起。當時勾動舊恨，登門問罪，要易周當着他重責易鼎、易震，否則便大鬧一場，拿他來泄忿。當初雙方原有深交，同是海外散仙，兩島相隔又近。上人有些剛愎自恃，人卻正直。未走火入魔以前，兩老雖曾互相訪晤，彼時上人初歷銅椰，不過百年，不知易周得道比他年久，閤家老幼，法力道行，個個高強。見他神仙眷屬，乃子易晟已修仙業，仍有家室之好，易周人又謙和，看不出深淺，

未免稍存輕視，辭色矜誇。兩三次往還之後，易周見他雖是端人，終嫌驕傲，又看出他不久即有劫難，便以朋友情分，微言諷誡，本心還想助他。上人偏是自大，不特未領好意，話不投機，反倒拂袖而去。易周越覺此人乖謬，氣味不投，由此不再與他交往。

天癡上人又不久走火身僵，幸仗法力高強，僅以身免。想起易周先天易數，果然高明，但既有朋友情分，那日便應詳言趨避，不應出語譏諷，引己誤會。遭難時，如來相助，也可倖免。自己並非左道妖邪，便外人無心相值，也必唸對方修爲不易，全力相援，斷無坐觀成敗之理。如何明知就裏，置之不問？心中也是忌恨。那日易氏弟兄誤傷靈木，必欲懲處，便由於此。這時怒火頭上，祇想泄忿，卻沒想到他這數百年枯坐苦煉之功，雖然功力大進，遠非昔比。又恃仗煉成了靈木仙劍，諸般異寶，元磁精氣，慣攝敵人的法寶飛劍。但對方這多年光陰，也非虛度。尤其是先天易數，妙參天人，事盡前知，無微不矚。人家早就算好他師徒要來，已在殿前平臺之上，暗藏埋伏，列陣相待。上人師徒盛氣而來，落向臺上，正待大喝：「主人出面！」猛覺天旋地轉，四外冥茫，昏沉沉對面不見人影，知已誤陷敵陣。上人原非弱者，一面命衆門人聚在一起，不可妄動；一面施展法力，打算將陣破去。哪知陣法玄妙，與衆不同，除卻昏霧沉沉，身上時寒時熱外，並無別的威力，祇是衝不出去。不理睬還好，一經施爲更糟。法寶飛劍放將出去，祇在暗影中一閃，便即失去。情急之下，連施五行禁制，用盡方法，全失靈效。始而師徒多人，還能互相問答；後來隨行弟子全無聲息，敵人也一個不見，辱罵也置之不理。總算自身法力高強，尚能守護元神，雖然被困在內，人卻無恙。相持了兩個多時辰，愧忿已極，把心一橫，豁出再修一劫，和仇敵拼命。一面施展道家最惡毒的六陽解體大法，運用玄功自裂法體；一面將五行真氣互相生克激撞，發出五遁神雷；一面再將所煉元磁精氣，同時爆散。三法齊施，發出無邊烈火迅雷，連自己和整座玄龜殿一起毀滅。主持陣法的人祇在十里以內，當然是不死必傷。等元神遁往別處，另尋廬舍，如見敵人未死，再作復仇之計。

上人正在咬牙切齒，打算查出門人存亡下落，立即施爲。忽聽易周在內殿遙呼道：「來人是天癡道友麼？既承下顧，何不在未上平臺前知會一聲？老朽近以鼎、震二孫投入齊道友門下，致與左道旁門中結怨。靜居已慣，既不耐煩囂，與人爭鬥，又不願無知之輩上門家人。沒奈何，在殿前平臺之上略施小技，好使此輩到時知難而退，我也懶得傷他。前數月，還差點沒將兩個小孫的同門師姊困入在內，想起慚愧。道友久未降臨，所以忘卻通知。疏懶成性，日益衰憊，恐有非常之事，無力應付，每日強理舊業。適纔正在入定，忽聽家人再四疾呼，將我警覺，說是陣中困有多人。仔細一看，纔知道友誤觸陣中埋伏，衆高足又誤走安門，全數臥倒。其實這先天一元陣法，說來也無足奇，祇因道友

倉猝入陣，先未看清門戶，所以稍微留滯。本次親出迎晤，無如此是常課，適纔已爲道友延誤，行即入定，祇好異日登門負荊了。那幾件法寶仍在原處，衆高足在西北角上，俱都無事。請取了同回仙府，容再相見。」

天癡上人聞言，情知敵人有心捉弄，這等對待，叫人急不得惱不得。雖恨不能把敵人生咬幾口，無如這等形勢之下，如何能再與鬥法？再用前策孤注一擲，不特多年苦功可惜，並還十九不能夠對付。既做不知，祇得任之，將來再打復仇主意。當時情景，端的啼笑皆非，無地自容。直等易周從容把話講完，倏地眼前一亮，天光頓現，重返清明。法寶、門人，果如敵人所言，無一損傷，含忿收起。門人先都昏倒，醒見乃師在側，還道陣被破去。有兩個方開口想問，上人恐更丟人，將手一擺，喝聲：「回島！」便同往銅椰島飛去。到後，纔向衆門人述說。上人氣得要死，門人也都悲忿，一面還須留意仇人尋上門來。剛把所設陣法加功重新佈就，一道經天朱虹，忽自遙空飛墮。落地現出神駝乙休，對着天癡上人便罵：「無恥老賊！如非有人暗中助你脫險，早已半人不回。自沒出息，還敢無故往尋易道友生事。你平日枉自狂傲，如何連人都不見，便被陷陣內？易道友雖不值與小人計較，你如稍有廉恥，當着許多徒弟，早應撞死玄龜殿了。人家剛放了生，如能藏身洞內，面壁百年，自愧自勵，也還算自愛。怎剛得活命，又在這裏張牙舞爪？山妻已然教訓過你，我再獨自登門，看你還有甚麼鬼搗？」

兩個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又是應劫之人。乙休固因上人玄龜殿之行，加了好些厭恨輕鄙，辱罵不堪；上人自然也是仇上加仇，恨上加恨。不等話完，便交了手。這次卻與白犀潭鬥法大不相同，仇是越積越深。上人屢敗之餘，身受奇恥大辱，一面以全力拼命，一面加了十分小心，又在自己所居島上，佔了好些地利，又有各種埋伏禁制，諸般法寶和那元磁神峰，一切應敵制勝的法術，多已加功備齊，祇等運用，無形中力量增強了好幾倍。乙休卻生了輕敵之念，當此勁敵，視若無物，臨機大意，已佔了兩分敗着。偏又不知哪裏來的邪火，把日前對方修爲不易，此行適可而止的初心忽然變卻，屢施毒手，欲置敵人於死地。上人如驚弓之鳥，盡管佈陣行法，也知乙休厲害，自身成敗關頭，係此最後一着；神峰休慼相關，靈脈深往地底，一旦行法倒轉，萬一仇敵玄功奧妙，一個制他不住，反倒弄巧成拙，轉爲作法自斃，連根本也爲所毀。上人再三隱忍慎重，未敢遽然發難。

無如乙休人已中魔，專走極端，心辣手狠，不留餘地。接連分化飛劍，先斬斷了數十支神木劍，又連傷了十多個上人門徒。妙在所用法寶飛劍，均不以五金之質煉成，上人一件也未收去。五遁禁制又困他不住。正在舉棋不定，打算行那最後一着。乙休忽因上人

五遁之外，忽發乙木神雷，始料未及，幾爲所傷。不由大怒，又放出一道碧光，連發太乙神雷，將島上銅椰靈木一齊斬斷，將洞府也震裂，揭去了多半。上人纔知再鬥下去，祇有挫折，終須孤注一擲，不能兩立，纔橫了心，將陣法催動。乙休連勝之餘，愈益驕狂，分明看出敵人設陣相待，竟恃煉就不死之身，未以爲意；再喫上人言語一激，索性自行投到。本擬深入以後，相機應付，至多把此島用法力毀去，也無失陷不出之理。哪知劫數臨頭，靈智已非往日。上人在初走火身僵時，惟恐有人覬覦磁峰，來奪此島，難於抵禦，便設下此陣相待。不特上層陣法玄妙，地底更是禁制重重，厲害非常。就這樣，還恐困不住敵人，又以全力加功施爲。

乙休當時不曾看出，到了下面，纔知入網，已是無及。總算煉就玄功，法力高強，縱不能出，也不致送命；如換旁人，也就慌了。乙休則不然，雖知妙一真人等一干好友，均知雙方鬥法之勢，還有老妻韓仙子，至多人困上數日，必來救援，耐心等候，終可脫身，不必輕舉妄動。然而一則人本好勝，生平不受人恩，第一次大劫也是失陷地底，全仗東海三仙相助出困，乃迫不得已，引爲深憾，如何二次又借人力相援？二則人已中魔，倒行逆施，把上人恨同切骨，立意報復。乙休一見用盡方法，不能出土，上人又在上面催動陣法，發動極厲害的土木禁制，地底不比上面，身已受制，雖不致死，到底困苦難禁。恨極心橫，頓生毒計。一面暗拔命門主髮，不惜耗損真元，化出一個法身，在地底禁網以內裝着苦鬥，亂竄不已。一面又全力運用玄功，往地底穿去，直下數千丈，欲將地肺中所藏千萬年玄陰之火，攻穿爆烈，使全島裂成粉碎，一齊陸沉，再乘機飛出尋仇。

地肺深居地底五千丈下，約有全宙極十分之一大小，形與真肺相同。共有十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二個氣包，連在一起。氣包大小不等，最小的也有千百里深廣。內中不是佈滿沸漿，便是漲滿黑毒之氣。可是每包中心，均有一團厲害無比的玄陰真火，祇要將外皮攻破，立即破土上昇，所過之處，無論金鐵石土，遇上便成熔汁。一會兒，地底熔空，真氣鼓盪，越來越猛，多神奇的禁制也制它不住。因在地下太深，難於觀察，不等上面人看出警覺，一聲巨震，千百里的地面立被震裂，直上遙空。陰火更是元磁真氣的剋星，一燒便燃。別人無此法力下去，就有此法力，誰也不肯冒此奇險，身入無底湯火地獄，去受那等苦難。乙休是因勢所迫，不得不鋌而走險，強忍艱危苦難，好容易冒險到達。倉猝之中，祇覺出這一帶地肺的氣包太大，不知內中的陰火毒氣，早在千萬年以前，被前古太火吸收了去，結成一個長大幾及萬丈的禍胎，緊貼肺包上部，正待時機發動。妙一真人這時已率長幼衆仙趕到，在和上人行法，一倒轉乙休攻穿之處，恰是其地。肺包連禍胎纔一穿破，毒氣立即激射而出。乙休雖是法力高強，連在地底飽受苦難，已數日夜，地層堅厚，人已勞極，又驟出不意，沒想到還未攻入中心，毒煙便已激射，如此猛

烈。忙運玄功，行法護身，受傷已是不輕。知比預計厲害，雖喜必可報仇，自己也是不敢大意。先斷定到了禁制層中必要爆裂，正好合適。及見過了禁地，上昇更遠，又是直徑，彷彿熟路。忿氣難消，心想：「先借這火脫險出去，再行法施爲，一樣可使中途爆發，將全島連帶磁峰一齊毀去，自己卻要安全得多。」念頭纔轉，本隨火氣上昇，猛覺通身炙熱如焚，痛楚非常，雖覺有異，還不知道此乃洪荒以前太火毒焰，無論多大法力，久了也被煉化。乙休一見不好，不敢再任火氣圍身，忙使法力搶向前去，破地上昇。一面發動太乙神雷，想把四外土地震裂開來。正準備一上去，便鬧個天翻地覆。誰知剛自火穴飛出，采薇僧朱由穆早已衝煙冒火而下，用一圈佛光將他接去。隨與妙一真人衆仙相見，纔知倖免天劫。表面不說，心感妙一真人爲友心熱，設想猶爲周詳。此來反罪爲功，他年末劫決無爲害之理。

乙休向來無德不報。知衆弟子少時分手，便要各去修積，適纔席上想到，立借醫治靈木爲名走出，欲向衆弟子詢問柬帖上所示行止，並定彼此相會時地，有事如何向己告急求救，作那人定勝天之想，免衆弟子於難。不料話還未及說，老妻忽來，說起遇仇之事，暫時須代韓仙子去尋那仇人，無暇及此，祇得罷了。略說前事，祇和衆人訂約相見，便即回洞歸座。

上人極口稱謝。又問：「韓道友既然來此，如何不肯臨貺？」乙休笑答：「此次因果，易道友已與明言，絕無他意。祇是有一仇人途中相遇，必須即時回山，匆匆和我說了幾句話，便已走去。等山荊復體重生，再同來拜望吧。」白谷逸笑道：「駝兄劫後重逢，語言文雅乃爾。子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衆仙聞言，多半笑出聲來。朱梅道：「白矮子，不要開他心了。須知雙鳳山兩小，與兩個老殘廢交往頗密。他夫人遇見一個，便鬥法兩日夜，兩下裏又近，駝子前去尋他，未必便能順手，一到便佔了上風呢。」乙休把怪眼一翻，正要答話，朱由穆接口問道：「你說老殘廢，可是天殘、地缺麼？我和姜道友正要去尋他們呢。雙鳳山兩小又是何人，敢捋乙道兄夫婦虎鬚？我只靜坐了些年，還有這許多無名妖孽猖獗。乙道兄如不嫌我二人，攜帶同去拿他們，試試多年未用的手段如何？」乙休道：「這兩小賊，乃山荊未遭劫以前的仇人，老弟怎會不知？」姜雪君怒道：「邢家兩個忘恩小賊，尚在人間麼？我們太無用了。我知乙道兄向不喜人相助，但這兩小賊，我卻恨之入骨，非加誅戮不可，不允同往，卻是不行。」乙休道：「我倒並非懼怕二賊與老殘廢，祇是二山相向，望衡對宇，勢孤難勝，倒是防他們詭詐滑溜，善於隱迹，和那年一樣，一逃走便難找到。他們受人指教，詐死多年，我夫妻竟然忽略，直到防身法寶煉成，他們新近出世，纔得知悉。因和這裏訂約，又想人家已怕我至極，詐死匿迹，祇要悔罪，山荊不向我絮聒，何必不予以自新之路？哪知他等妄恃煉成法寶，又來惹我

們，如何容得？有朱老弟和道友前往，伏誅無疑了。」說時，妙一真人微笑不語。

白谷逸道：「靠不住。你看教祖真人在笑你說大話呢。」白雲大師接口道：「二賊委實成了公敵，誰也容他們不得。我爲他們還煉有兩枚戮魂針，也被假死瞞過，真是笑話。」佟元奇道：「大師兄和掌教師兄早知他們未死，祇爲二賊氣運未終，還有點別的牽引，所以一直未說。我還是那年在東海煉丹，大師兄無事間提起的。否則屠龍師太先放他們不過，何待今日。」餐霞大師道：「如論邢天相、天和兄弟，不知是何居心，身非邪教，已將成就，無端背師叛友，比匪行兇，人祇要與他們相交，必爲所賣。天殘、地缺起初憐他們窮無所歸，又重朋友情面，百般袒護。我看此是玄門凶星，將來兩老恐也不免被他們連累呢。」姜雪君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峨眉諸道友俱早知二賊下落了。我恨二賊尤勝於乙、韓夫婦，別人不常見，怎妙一夫人和頑石大師不和我提起呢？」餐霞大師笑道：「你想左了。以前知此事的，連二位師兄不過四人。我和齊師嫂、白雲師兄，俱在開府以後，道友未來時，方聽掌教師兄說起。不久你和朱、李二位道友重返凝碧，大家一直有事，閒談時少，所以不曾提到。」醉道人道：「事前已知二賊伏誅，當不在遠，無須再提。我們已然厚擾，一同走吧。」衆仙應是，便起謝辭。上人知各有事，難再挽留，殷勤約定後會。衆弟子已在外侍列恭送，衆仙又勉勵了幾句，隨向主人作別。

除乙、朱、姜、李寧四人往尋仇外，玉清大師、楊瑾二人做一路，早有前約，白、朱二老也各回山，峨眉衆仙自回仙府。祇一個小阿童沒有去處，先想和二位師兄同往雙鳳山去，朱由穆不許。阿童道：「那我看大家全都回山去打坐，等師父好了。」朱由穆道：「你想跟金蟬、石生他們結伴惹事麼？留神我稟告師父，要你好受。」阿童膽小，賭氣答道：「這也不許，那也不許，叫我到哪裏去？你看人家師兄弟互相攜帶，多親熱，偏我受欺。」朱由穆道：「師父叫你下山修外功，是要你和人湊熱鬧麼？不會自己找地方去？」說時，阿童見峨眉衆仙和白、朱二老等已縱駕遁光飛走，十餘道金虹高射遙空，電閃星馳，一瞥即逝。金蟬假作和石生、甄、易弟兄六矮一起相商去處。阿童乘朱由穆旁看，把俊眼一眨，心中會意，答道：「那我就單人走吧。」乙休早見金蟬和阿童對使眼色，也不叫破，便對朱由穆道：「令師弟法力足可去得，管他同誰一路，我們走吧。」朱由穆道：「你不知家師的話，聽去似不經意，一句也違背不得。我在前一世，比他還膽大任性，那苦就喫多了。畢竟李師弟有見識經歷，師命無違，終日謹慎，故盡管半路出家，入門纔得幾年，便能到今日。我是爲好，阿童不聽良言，定有苦喫。」阿童祇笑嘻嘻，一語不發。乙、朱、姜、李四人一同飛去。

天癡上人因阿童曾有前惠，意欲留他小住。阿童見峨眉衆弟子已在高空將行，再三辭謝。

上人祇得贈一口神木劍，傳以用法。阿童因要行道，貪得飛劍，峨眉衆弟子又旁觀未走，方始喜諾。傳完，隨衆辭別。行至海邊，湊近金、石二人，笑問：「二位道友要我一路麼？」金蟬道：「一路多好，爲何不要？聽你師兄的話，本是隨緣修積，難道和我們一路，便有虧喫？都是同門，你佛家對師兄怎麼這等怕法？」阿童笑道：「你不知我這位大師兄，看似一個小和尚，比我大不許多，厲害着呢。以前師父爲他世緣未盡，前生又多殺孽，特意令他轉劫重修，又爲他費了許多事，唸經懺悔。聽說以前鬧事太多，可惜我彼時還未出生，不曾得見，又不敢問，祇在師父教訓他時，聽個一句半句。那同他走的姜雪君，大約便是他前生情侶呢。」衆人紛紛問故。阿童一見人多，不肯當衆宣揚，笑答道：「說來太長，傳說開去，師兄知道，不過罵我幾句，那姜雪君最難說話，豈肯與我甘休？不說也罷。」秦寒萼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已說出他二人是情侶了。本來光明正大的事，以白眉老禪師和嫫姆的得意高足，難道還有甚逾分越禮的事做出來？你這一吞吞吐吐，好像有甚不可告人似的。轉不如說將出來，省得別人胡猜亂想，反而不好。」金蟬、石生、李英瓊、余英男、癩姑、女神嬰易靜等六人，本在互相敘別，訂約後會，恰又都不喜聞問人的陰私。見阿童走來，一不留神，說漏了口，秦寒萼、申若蘭、何玫、崔綺、李文衍等七八個女同門同聲追問，寒萼更是巧語盤詰，阿童被她逼得臉已發紅，老大不以爲然。金蟬、英瓊更是心直口快，接口說道：「人傢俬事，與我們何干？別的不說，單看師尊對他二位的禮貌和他的法力已可看出，他那前生是發情止禮的了，不然哪有今日？怎會因小師父不說，便起猜疑呢？天已不早，閒話無益，我們辭別主人走吧。」金、李二人俱是相同口吻，無意中正刺中寒萼的心病。金蟬性子更急，說完，便拉阿童道：「小師父，我們先走吧。」說罷，同了石生、甄、易弟兄，連阿童共是七人，朝送別的人一舉手，便駕遁光飛去。寒萼也是好事已慣，無心之言，鬧了個好大無趣。總算近來性情已然大變，雖未記恨生嫌，卻由此想起日前通行火宅所受教訓，如非恩師垂憐，乙師伯一力成全，預有重託，幾乎失陷在內。道心不淨，俱由於紫玲谷失去元陰之故。她不自怨自艾，刻意求進，而根骨緣福又不如人，以致日後幾遭滅形之禍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這時，天癡上人已然說完了話，自回洞去，由門下弟子柳和、樓滄洲等做主送客。峨眉衆男女弟子，除齊霞兒、諸葛警我、岳雯三人隨侍師父，暫且還山待命外，凡是奉命下山的，俱都隨來島上。各人所賜仙書密柬，差不多俱已看過。因師命由島上各按所去之處，分別起身，不是預定的同伴，不許結隊同行，何時再見，久暫難定。彼此各有交厚，尤其是鄭八姑、齊靈雲、秦紫玲、林寒、莊易、嚴人英等男女七八人，平日謙虛隨和，對於同門一律親切，毫無軒輊，遇上事更無不盡心，所以誰都和他們交厚。一說要走，俱極依戀，紛紛趨前致詞敘別，幾乎應接不暇。金、石、二甄、二易、阿童等七人開頭

一走，靈雲方說：「蟬弟心性忒急，我還有話忘了叮囑，他便領頭去了。」八姑笑道：「本來該走，我們又非從此不見，弄巧兩三月內就在一起，都在意中，如此依戀，原可不必。」易靜接口道：「我看兩位小師弟福澤最厚，定能無往不利。師姊骨肉情重，未免關心太過，實則決可無虞，由他去吧。」靈雲道：「舍弟雖是厚根美質，不知怎的，童心猶在。一行六人，又以他爲首，加上小神僧又是初生之犢，此去決難免多事，故想叮囑幾句。許是怕我說他，急忙走了。」英瓊笑道：「大姊多慮，小師兄如不勝任，恩師肯令他爲六人之首，便宜行事麼？據他對我說，恩師還命他另建立一座別府，事業且比我們大呢。」靈雲驚喜道：「他那仙書賜柬，寫甚事情？他沒和我說，瓊妹可知道麼？」英瓊笑道：「詳情我不知悉，他祇說奉命建立別府，許他六人爲洞主，到時還有一人加入罷了。」易靜道：「適纔我倒聽鼎侄和我說，那別府在貴州深山之中，乃道家西南十四洞天中最好的一處。此時尚被幾個妖人佔據，應在三年以後，還早着呢。大約祇他七人和衆同門相見之時最多呢。」八姑笑道：「我們休再閒談，也該分途起身了。」

易靜、李英瓊、癩姑三人，本定海外歸來，不返峨眉，另覓一鄰近幻波池的靜地，勤修四十九日，再尋紅髮老祖。一則英瓊門徒米黿、劉遇安、袁星三人連同神鵰鋼羽，俱在峨眉候命，沒有帶了同走。二則余英男和英瓊患難至交，聞得英瓊日後要和易靜、癩姑二人重建幻波池，亟欲相依，同修仙業，偏生日前奉命，是和李文衍、向芳淑三人做一起，隨緣修積，並無一定處所，大非本懷，又不敢向師乞求，祇在島上偷偷和易、李、癩姑三人求說。易靜終較知機，告以：「師父玄機妙算，凡事前知。同門中好似祇你三人沒有一定去處，此中必有原因。三英二雲，本門之秀，你怎妄自菲薄？李師妹和你情逾骨肉，師父焉有不知之理？依我想，祇好聽之，且俟將來幻波池到手再說。」英瓊心熱，又恃恩憐愛，本不捨英男離開，便想出一個法子，令英男暫時仍隨李、向二人一起，每日暗向峨眉通誠祝告，許她和自己一路修爲。一面自己借領門人鵰、猿爲由，回山一行，暗向妙一夫人代爲求恩。如若允准，設法尋見告知；否則至遲兩月之後，去往南疆，向紅髮老祖負荊，如有險難，必發信火，振動法牌告急，千里如對，也可抽空告知，所以尚須回山一行。易靜知道英瓊說得容易，師父既命無須回山，去了十九不能見到，如何求法？因和二女交厚，尤喜英男溫婉，也頗願與同修，一想反正無事，妙一夫人鍾愛二人，也許虔求感召，勉徇所請，便未勸阻。商定便先起身，辭別本島主人和未走諸同門，三人一路，望空飛去。林、莊、鄭、齊爲首諸人，也催促大家起身，就在島上，依照預定結伴，相繼往中土飛去。不提。

且說易靜、英瓊、癩姑三人飛遁神速，沿途無事。剛趕到峨眉後山凝碧崖上空不遠，正值天陰欲雨，滿山雲霧彌濛中，遙見袁星駕了神鵰，由遠處飛回。一會兒兩下迎面，一

同降落一看，米、劉二徒也在鎖雲舊洞門外相待，見了三人，上前拜見。三人一問，纔知各位師長已然早回，到後便命岳雯傳諭米、劉、袁星三人和神鵰各自出洞，等主人一回來，即代傳命：速往依還嶺覓地虔修，照前法諭行事。各位師長行即煉法。英男將來，本來與三人一起，今尚非時，無庸瀆請，人到即行，不可遲延。因獨角神鷲同時奉命往尋主人，袁星、神鵰見時尚早，又知它要經由姑婆嶺飛過，恐有妖人阻害，便送了它一程，倒還無事。大約不久，便可迎上紫玲姊妹。三人聽完英男之事，已然有望，自是欣慰。便向師長通誠拜辭，未進仙府，隨往依還嶺飛去。

那嶺伏處南疆萬山之中，並不怎高，但是四圍削壁天成，高數百丈，又滑又陡，險峻已極。並有無數崇山峻嶺，二千里方圓的森林，環繞於外，中藏毒蛇猛獸，多不知名。環着嶺腳，還有一絕澗，廣逾百丈。下有千尋惡水，瘴煙時起，觸之立病。猿猱不能攀渡，亙古無有生人足迹。內裏卻是自來仙靈窟宅，巖壑深秀，洞谷幽奇，異草奇花，所在都是。松、杉、檜、梅、杞、梓、楠、桂之屬，無不畢具，合抱參天，蔚然成林，綠雲匝地，蒼翠欲流。珍禽奇獸，遊行出沒，見人不驚，彷彿解意。端的靈山勝域，妙絕塵間，易靜、英瓊上次往嶺上幻波池醫治神鵰，並探聖姑仙寢，雖曾到過兩次，因值開府在即，急於回山，又是在幻波池小住，來去匆匆，不曾盡情遊賞，有似走馬觀花，祇見景物佳勝，並未覺着十分妙處。這時同了良友門人舊地重遊，知道這座洞天福地不久便辟作自己仙府，長時在此修煉，自然不免加意觀察，這纔看出此嶺妙處。師徒六人見此靈境，好生欣幸。因沿途所見，可供清修的洞穴甚多，英瓊說：「反正無事，且把全嶺游完，看明形勢，再行擇居。」易靜更想往幻波池一看，便同往中段走去。癩姑笑道：「易師姊，師父手諭不是說，不到我們在此建立別府，不可往幻波池去麼？」易靜道：「我不過是想讓你和米、劉、袁三弟子觀看此間靈蹟，就在池旁一遊。那池底仙府，按着先後天五行，設有五座洞門，禁制神奇，一一緊閉，常人休想入內。我們祇在上面看看，又不下去，有甚要緊。」這時英瓊已較前多了經歷，行前又得玉清大師、靈雲、霞兒姊妹勸誡，說眉間煞紋日顯，此次下山，正值師長在府煉法，有了劫難無人往援。吉凶禍福，全由自召，務須小心行事，謹記師言，方可無礙。老父教勉，尤爲殷切。全部記在心裏。聞言想起自己所得手諭，也有「幻波池不到時機不可輕往」之言。方想勸阻，癩姑已先把仙示說出，易靜仍是要去。知她素來說到必行，心想：「既不下去，看看何妨？」便未再說。一會兒走到地頭。下餘四人，俱未來過，見前面生着一大片異草，綠茸茸隨風起伏，宛如波浪。癩姑方問：「此草何名？我這地理鬼，居然未曾見過。」英瓊笑道：「這就是幻波池哩。」癩姑纔想起日前英瓊所說池景，笑道：「底下是空的麼？」易靜道：「妙就妙在這片草上。這麼大一片水，竟被全數遮掩，不知底細的人，便近前也看不出。尤其那天生靈瀑發出來的水力，那麼勻淨。不將這草分開，口說也難詳盡，你一

看，就知道了。」

英瓊方要攔阻，易靜道法高強，心隨手應，手指處，那數百畝方圓一片茂林，立往下面彎折下去。眼底跟着一亮，銀光閃閃，現出大片池塘。衆人定睛看時，原來上面並非綠草，乃是大片奇樹，約有萬千棵，環池而生，俱由池畔石隙縫中平伸出來，虯枝怒發，互相糾結，將全池面蓋滿，通沒一點縫隙。樹葉卻和綠草一樣，又繁又密，個個向上。每葉長有丈許，又堅又銳，犀利如刀，人獸所不能近。便撥草細看，也祇看出柯幹縱橫，看不出一絲水影。那水源便在環湖一圈樹下石隙縫中，直噴出來，水力奇勁，直射中心。到了中央，激成一個漩渦，飆輪疾轉，浪滾花飛。上面看去，一片波瀾，離水面數尺以下，直落千丈，卻是空的。癩姑連聲誇妙。易靜笑道：「我們在上面看，還祇如此。這池極圓，水口整齊，一線環繞，宛如人工。水力既猛，發出時又極平勻。射到中間，再由渦漩中往下飛墮，落到池底一個深穴以內。再順石脈水路，逆行向上。循環噴射，千年一日。人在池底，朝上仰望，好似一根水晶柱子，撐着一面水晶天幕，那纔是奇觀呢。這水並不厚，你運用目光往下一看，就可看出大概了。」

英瓊這次竟是格外謹慎，方恐易靜領衆飛下違背師命，生出枝節，聞言纔放了心。奇景美觀，誰也流連，不捨遽去，衆人同運法眼朝池底觀看。易靜最先注視，目光到處，瞥見池底第二座洞門略動了動，好似本來開着，現往裏關情景。知道下面洞門本有極嚴密的禁制，又經李寧用佛法加上一層封鎖，多高法力的人也進不去，更無隨意開閉之理，不禁大力驚訝。忙再定睛仔細往下查看，五座洞門全都關得好好的，並無絲毫異狀，門上禁制也似原樣存在。心疑由上往下初看時，是水光浮動所幻影子，實則下面並無動靜。但是別人尚可，憑自己的目力，怎會看花了眼？又覺不對。因爲乍看到時，門已將近關嚴，時機快極，不容一瞬，自己並未十分看真，也實拿它不定。繼而一想：「師父不許事前下去，同來兩師妹均謹記師命，何可獨違？池底如果有外人進入，像上次所遇崑崙門下，固是不能常在洞內，非出不可；如是豔屍崔盈已將元神煉就，出來爲祟，洞門已可啓閉自如，決不再容外人窺伺。並且照適見閉門情景，那人已將此洞據爲己有，洞外稍有動靜，定必出門無疑。再看一會兒，如無異狀，便暗中行法，試探一下。洞門如仍原樣，便是真個眼花看錯；否則，不是豔屍妖孽成了氣候作怪，便有外人來此竊據。此洞應是自己和三四同門所有，並還有聖姑遺留的道書、法寶在內，自不能落入人手。就照師命，時機未至，好歹事前也有一個準備。」於是故意和衆人高聲說笑，想借此驚動，將敵人引出。同時註定地底五座洞門，留神觀察。待了一會兒，仍無動靜。英瓊、癩姑俱覺流連時久，已在催行。易靜有心下去，又想：「身是一行表率，如何首背師命？」衆人全都未見，又不願說出，使人說己多疑。祇得答道：「你們先走，我把它復原就來。

」癩姑隨口應聲，和米、劉三人先自走開。

英瓊因老父曾經說過，易靜入居幻波池以前，恐有危難。衆中以她法力最高，平日對師父原極尊崇，還曾對同門說，掌教師尊凡事前知，洞悉隱微，有無上法力。今日怎會忘卻？又這等目注池下，一瞬不見？面上神色若有心事。她又知道池中底細，不禁生疑。口中笑諾，故意徐行，側顧相待，看她是否將人支開下去。同時，袁星也另具有一種心思，仍站在側，往下觀看。易靜見衆人已走，暗使法術，往下一指。這原是佛家的金剛杵，上面的人雖聽不出，池底洞門上便受極巨震動，如若原有禁制已破，那門必被撞開。易靜見行法過後，洞門上光芒亂閃，紋絲未動，既無人出，也無甚別的異兆，這纔料是自己眼花。一面行法，將池面的奇樹碧草上昇，恢復原狀；一面還在暗中觀察。直到池面復原，終無異狀，益料池底無事，便返身隨衆走去。說也真巧，易、袁二人恰是相背轉身。易靜先是全神貫注下面，嗣見英瓊在前相候，連忙趕去，走得又忙，一時疏忽，沒有留神別處，袁星就在她身側不遠，竟未看出。袁星卻看出易靜行法撞門，又支衆走開，別有用心，心中不以爲然，恐自己看她，被其發覺不快，故意繞路過去。英瓊卻看在眼裏，當晚尋到住所，背人一問，袁星說了經過。英瓊和易靜交厚，疑她想得洞中寶物，雖暗笑她貪心，不應背人打算，心中並無不快之念。反因易靜道行法力既高，又是師姊，奉命爲一行表率，如與說穿，恐不好意思，轉而囑袁星不許走口，再告別人。並令隨時留意，以防她萬一不遵師命，貪功涉險，被陷洞中，好爲設法應援。哪知連經多日，易靜既未背人獨行，也未再往幻波池去。以爲她人本靈慧，決無背師行事之理，許是一時想到，動了貪心，後又知道不合，念發隨止，故不再往。日久未見動作，也就丟開。後話不提。

當日衆人所尋到的居處，偏在嶺南一處幽谷之中。洞旁有清溪一道，綠竹萬竿。洞前平坡之上，老桂參天，廕庇數畝。更有松杉巢鶴，石磴穿雲，水木清華，時聞妙香。加以到處白石嶙嶙，光潤如玉，除旁溪大片竹林外，所有松、杉、楠、桂等嘉木茂樹，均自石隙之中生出，此外更無寸土。偶有苔蘚之屬，附生石上，也都綠油油，鮮潤欲流，青白相映，分外鮮明。真個靈境清絕，點塵不到，師徒六人尋到這等好所在，自然高興非常。米、劉、袁三人忙把由仙府帶來的簡單行囊打開，取出蒲團等坐臥之具。一面分人行法，打掃洞穴，分出三間石室，取出蒲團鋪上，纔請三位師長入洞少息。易、李等三人入內一看，石洞本就清潔，再經米、劉、袁三人用心一收拾，愈發淨無纖塵，宜於起居。

原來那蒲團和些零星用具，本是米、劉、袁三人想到三位師長回來，便須另行覓地清修，

外間多好，也與仙府相去天淵，坐臥之具更是無有。乘着師祖、師父以次俱往銅椰島未歸，一時空閒無事，便就仙府所產靈草，按人織備。先恐人數不止此數，暫時不能回山，外間卻無處採取這靈草，又多織備了一份。易靜、癩姑俱未收過徒弟。一個平日所居，俱是仙山樓閣；一個久隨屠龍師太，也有住處。雖然華美安逸，不如前人，到底坐臥之具總有。先前並未想到要用東西，米、劉、袁三徒雖各攜有一個隨身行囊，看去是用法術縮小，以便攜帶，卻不知自用之物也帶備在內。及至尋到住處，二人纔想起，除法寶、飛劍外，毫無長物。空空一座大石洞，連個起坐之具皆無，如不設法置辦，便須坐在地上，心暗失笑。在洞中轉了一轉，便和英瓊走出。正商量削石爲榻，斷竹爲几，或是搬些乾淨石頭入洞，以供起坐，忽見三徒來請。二次入洞一看，已然恢復舊觀，自己所想到的不特全備就，並還在當中一個長大石榻上，擺上三個極精細柔軟、靈草織就的大蒲團。一問經過，纔知除蒲團用具多自峨眉帶來，那石榻几凳，乃米、劉二人行法在洞壁上挖掘下的整塊大石，再加匠心，削製而成。壁上的洞也經行法磨光，再安上兩扇石門，便可作爲壁櫥，以供藏物之用。三徒所居另一石室，也是如此，祇是爲示恭敬，不敢與師長一樣，用具都矮小粗糙一些。又在當中石室內設下講臺，當中石榻，旁有矮墩，以備師徒共聚，傳授道法之用。

易、李、癩姑三人初到時，因見外景清美，天時尚早，洞中空空，坐處皆無，不願在內，同出觀賞流連。英瓊見神鵰祇管空中盤飛，正想將它招下，照易靜所說，往別處找些好石頭來，當几榻用。三徒便說：「洞中佈置停當，來請師長入觀。」全沒想到，祇出洞兩個時辰，便備辦得如此齊全美觀。法術無足爲奇，而對師長如此誠敬用心，易靜、癩姑固是欣喜贊獎，英瓊是三人嫡傳師父，也覺面有光彩，十分歡喜，笑道：「這等細法，難道我們還打長久住此不走的主意麼？」易靜道：「此話不然。幻波池雖是我們日後清修之所，內中設備齊全。但是師父尚無確命，知是幾時纔可前往？即便最早，也許在四十九日期間，南疆之行歸來以後，此時自然應有棲身之所。何況此洞風物靈秀，又在本山，便將來移居幻波池以後，也可常來留止，或是作爲後來新收弟子所居洞室均可。他三人此舉細心周到，對師長猶爲虔敬，實可嘉賞呢。」英瓊道：「實也虧他們。這洞既做將來別府，給它起個地名如何？」劉遇安笑稟道：「弟子適已想到，最好和紫雲宮一樣，借着師長法諱起名。這裏竹子又多，宛如一片綠雲，靜靜地停在那裏。叫做靜瓊谷，不知三位師長以爲如何？」易、李二人方在讚好，袁星道：「你說三位師長，卻祇得兩位師長名字，癩師伯不生氣麼？」癩姑罵道：「野猴兒，少討好。地名祇得兩字，硬把我拉上作甚？我這名字又不文雅。人家滿山題詩刻石，叫做疥山，這還是有名無實，祇是刻薄文人說的氣話。難道真給大好洞天福地，加上些癩疥名兒，使山靈蒙垢麼？現時我們祇得三人，便爲了難，日後你余師叔來了，再找一處好地方，連我和她湊合一個癩

男谷，好不好？」袁星答道：「弟子不通文字，祇覺三位師長，祇得兩位列名，好像是個缺點似的。」癩姑罵道：「放你的猴兒屁！甚麼缺點？你怕人家不知道這裏有我這一副好頭臉麼？再變法兒挖苦我，留神我當着你師父撕你。」說時，英瓊知道癩姑天性滑稽，專喜尋同門和這幾個後輩說笑逗弄，袁星等對她放肆已慣，方想喝止。女神嬰易靜和英瓊一樣，雖是平日容止莊然，卻多了一分童心，喜歡看人的滑稽舉動，見英瓊要攔，忙使眼色攔阻。聽到二人未幾句問答，再一看到癩姑說時，一顆肥大圓粗、滿布疤痕的癩頭不住搖晃，連上那副尊容，由不得哈哈大笑起來。英瓊也鬧了個忍俊不禁，終覺這樣逗笑，有失師長尊嚴，尤其袁星性情慣容不得，隨斂笑容，假怒道：「袁星怎敢無禮！」

袁星最怕英瓊，因在仙府和癩姑、金蟬、石生、申若蘭、向芳淑、易鼎、易震等師伯叔們說笑已慣，一時忘形。及聽喝斥，纔想起師父在座，嚇得諾諾連聲，直道：「弟子不敢，是癩師伯多心。」英瓊叱道：「仙府師伯叔雖是人多，這裏祇我三人爲主，以後祇叫二師伯，不許再說癩字。」袁星連應：「弟子遵命。」卻偷看了癩姑一眼。癩姑忙向英瓊道：「這猴兒偷着看我，心裏喊我癩師伯呢。」英瓊祇當癩姑法力看出，怒喝袁星：「如此大膽，是否心中誹謗？照實供出，免遭重責。」袁星見師父真怒，慌不迭跪下，戰戰兢兢答道：「弟子看癩師伯一眼是真，心中並未敢有不服。」癩姑忙接口笑道：「我看你也不敢，定是我猜錯了。你師父不打你，快滾起來。」英瓊纔知她是有意作耍，祇得改口道：「以後不許這樣沒有規矩。你看仙府各位師長，像乙、淩、白、朱諸位師伯叔祖，也都喜歡說笑，可是他們敢有一點放肆沒樣子麼？還不起來，到外邊看看去。」袁星領命起立，低頭和米、劉二人退出。癩姑喚道：「蠢猴兒，你還是不要改口吧。休看你師父對我好意，我這癩字招牌還不願改呢。」袁星不敢答言，仍自退出。癩姑對英瓊道：「我愛和這猴子說笑，你認真做甚？明天他不敢理我了，終日對着你們兩個道學先生，多沒趣味！」英瓊想說她幾句，又覺不便，祇拿眼望着她，忍不住好笑。易靜笑對癩姑道：「上樑不正下樑歪。你這等鬧法，日後他們如再出言無狀，你叫瓊妹如何教訓？」癩姑道：「這個不勞費心，我決不生氣好了。」英瓊道：「師兄雖不生氣，他們這等無禮，外人看見，豈非笑話？」癩姑怒道：「我們修道，是爲人看的麼？你嫌我引得你徒弟沒規矩，過些日，我也收兩個徒弟與你看。」英瓊不知癩姑假怒，方要分辯賠話，忽然洞外鵰鳴，隨聽袁星在外室喊道：「鋼羽發現怪人，我們快看看去。」說罷，同縱遁光飛走。

三人原因南疆之行，定在百日之內，並須晚去，修煉道功，正限祇有四十九日，足有餘閒，何日起始皆可。師命當日來此，先疑本山有甚事發生，頗爲留意。後來幾將全山踏

遍，祇有嶺北一角未到，並無甚事，也就放開。因係新到，連日數萬里跋涉，想借歇息，商談未來之事，到明日再行起始練功。神鵰鋼羽自從就道，便在高空飛翔，不曾下落，時常隱沒密雲之中。英瓊知它素喜翔空，舒散快意，也許要查看地勢，當地有無妖異潛伏。好在此鵰伐毛洗髓以後，愈發靈異，便由它自去，當時聞言，知道袁星和它久共安危，同門情厚，鳥語早已精通，這等行徑，必有事故無疑。喊聲：「二位師姊快走！」隨同追出。祇見空中白點，神鵰在前，米、劉、袁三道劍光在後，同往山北飛去。癩姑見狀，大頭一晃，首先遁去。易、李二人也縱遁光，跟蹤趕去。三人飛行，自比三徒神速。神鵰已向前面密林之中，銀星般下瀉，直撲下去。師徒六人趕到林前落下，神鵰忽又連聲飛鳴而起。袁星道：「鋼羽說，來時見這裏有一怪人，看不出是甚來路，飛行極快，甚是滑溜。這山是三位師長的，容她不得。幾次想要擒她，因看出這廝實在滑溜，恐怕驚走，沒有下手。適纔見她似想到靜瓊谷來窺伺，急忙喚弟子等出來擒捉，鋼羽趕往前面，斷她歸路。不想仍喫滑脫。」說時，神鵰也在空中，連叫不已。英瓊問：「是妖人不是？」袁星道：「鋼羽說，那人身有綠毛，卻無妖氣。祇飛得急快，又精土遁，膽子頗小，就在林內。別的卻未看出。」

易、李二人四尋不見，癩姑便同入林查看。祇見那片森林，盡是拔地參天，大都爲千年古木。上面枝幹雖極繁茂，天光不透，下面行列卻極稀疏，每株佔地，約有畝許。離地七八丈以上纔見枝柯，樹身又是極巨。人入其中，冷翠撲人，映得眉宇皆青。祇外層一兩排略透天光，越往裏越暗。看去深約數十里，靜沉沉地微風不揚，顯得十分莊嚴幽靜。易靜連用慧目注視，查不出一絲朕兆。正自觀察，互相商計前行，袁星忽自身後追來，說：「鋼羽說，這廝似在入林不遠的池塘旁邊居住。起初本在幻波池旁張望，自從我們一到，她便往山北跑來。因我們一路觀看景緻，走得甚慢，沒有留心，所以不曾看見。鋼羽向來不把事情辨明，從不大驚小怪，胡亂報警。見這廝雖生着一身綠毛，像似怪物，卻不帶一點邪氣。自來精怪修成人形，能歸正的，原是常有的事，想查看清了再說，所以先沒有說。後見她往回急飛，到了中途，又落在高處窺探我們行動。等我們往前一走，又嚇得連忙往回飛逃。她那遁法極快，鋼羽等她立定，纔看出她是人，並非怪物，還是女身，祇是生就綠毛異相，又料是原在本山修煉的怪人。見三位師長劍光神妙，法力高強，害怕驚走。人既怕我，不敢招惹，也就想由她自去。後見這廝老是鬼頭鬼腦，在我們附近出沒張望，這纔起了疑心，一直在空中盤飛，想查看她到底是甚用意。這廝膽子既小得出奇，又沒見識。她在旁偷看時，一味留神我們。見三位師長中有一位向她藏處走去，立即驚逃。停了一會兒又來。可是鋼羽飛起空中那麼大威勢，這廝竟未看出厲害。直到找着洞府，師長入座歇息，鋼羽查見她的巢穴，看出這些異樣，同時靈機感應，覺出這廝善惡難知，卻與我們必有關聯，想將她抓來，請三位師長盤詰，她纔知道不是凡

鳥，趕緊遁走。她那遁法，頗爲神速巧妙。現在的鋼羽，自然比前越發神通，照說還不是一抓就準抓上，可是接連兩試，竟未抓中。由空中下擊時，眼看目光已然照在她的身上，已看出她滿面驚惶，走投無路情景，本來眼睛一眨的工夫便可抓中，不知怎的，這廝竟似會師父以前所說移形換影之法，明明抓到，人影忽隱，竟是空的。再看，人已在附近不遠現形遁去。鋼羽那等目力，事前竟未看出那是幻影，兩次都是一樣。她既有這麼高法力，似應該和鋼羽動手纔是，偏又膽小如鼠。最後一次，鋼羽又抓了個空，正隱身高空密雲層裏，想等她現出，施展神通，把她立處附近數十畝方圓的地面，不管有無，來個風捲殘雲，用兩個大爪平撲過去。她兩次逃去時，真身都在附近不遠，這樣便用移形換影之法，也逃不脫。等了一陣不見，料知驚弓之鳥，心膽已寒，不敢再出。到底沒測透是甚來歷，打算放她一步，夜中再來查探，或向師長先行稟告。剛一移動，便見這廝掩掩藏藏、戰戰兢兢出現。鋼羽一雙神目，飛得越高，尋常數百里內，哪怕地上有根針，也逃不出它的兩眼，何況這麼大一個怪人，又是留了心的，自然看得真切。見她這次出來，手上多了茶杯大小一片銀光，朝空照着，鋼羽影子正落光中，好似一面寶鏡。這廝低頭看鏡，面帶猶疑，時行時止，尾隨在後。祇要鋼羽略一轉折回頭，立即回身遁走，一晃便沒了影子。知她滑溜，手中寶鏡可以查見敵人動作，又極見機，再抓也是難中，便裝沒看見，緩緩飛回，到了洞前上空，停住叫喚。本意是說，發現有一怪人，令弟子等偷偷掩出，照所指地方，四面攔堵。弟子不合心急，沒聽完，便同米、劉二師兄急急追出。這廝一見，嚇得喪命一般往回路飛逃。鋼羽一面怪弟子冒失，一面催促快追。這廝遁法奇怪，不知是甚家數。遁時人便隱起，停時方現原身，又不似隱身法，卻是快極，連那鋼羽都追她不上。本來追時看不見人，許因逃得慌張太甚，寶鏡仍持手上，沒有收起，人形雖隱，鏡光卻隱不住。鋼羽便令弟子等朝那一點寒光追趕，一直追近林前。眼看首尾相接，快要追上，她覺出寶鏡有害，寒光忽斂，便難尋覓。鋼羽不願毀這一片好林木，沒有下來。請三位師長先搜尋她的巢穴，就可查出幾分來歷了。」

易靜聞言，笑道：「照此情形，未必便是妖邪對頭。昔時仙人劉根，隱居洞庭，未飛昇以前，便是身長綠毛。秦時有一女子，入山迷路，巧服靈藥，周身毛長數寸，身輕如葉，力擒虎豹，也是如此。這類事，列仙傳和各道書中均載的有，不足爲奇。此山本是靈奧之區，許是附近山民之女，採樵誤入，迷路不歸，和秦時女一樣服了山中靈藥，脫骨換胎，故有此異事。我們且尋到她的巢穴，自有道理。人家先來是主，不過乍見生人，疑是於她不利，暗中窺伺，並無惡意；就有惡意，也不能爲我之害。見後如投緣，互相來往；否則她在山北，我們山南，也可彼此相安，苦苦逼她則甚？袁星可即傳知鋼羽和米、劉二人，再見此女，無須追逐。可以善言，遙爲告知，令其放心，不必隱藏。」袁星領命去訖。

易靜留神四看，並無形影，隨拉英瓊往林中走進。果然不遠有一方塘，大約五畝，水清可以見底。林中樹大枝繁，虯枝交互。下面光景甚是昏暗，祇有塘中心一圈天光下照。因爲環塘多是千年古木，繁枝密葉，齊自塘邊往中心平伸出去，中間透光之處不大，天光倒映，潭影悠悠。加以那些林木又粗又直，幹高葉茂，宛如無數華蓋，連列亭亭。地既平整，又極清潔，不特浮土沙礫沒有，連一根草一片樹葉俱找不到，幽靜已極。四外古木千株，並無一個洞穴巖窩，供人居住之所。英瓊方說：「鋼羽看錯，本山洞穴甚多，毛女何必在這林中居住？許是適纔來此藏伏，也是有的。」易靜笑道：「瓊妹太把你那仙禽輕視了。它已得道通靈，豈有看錯之理？此女巢穴，定必在此左近無疑。莫非以樹爲家麼？」說時，各往塘側古樹上觀察，果然發現一株大有十圍的老楠樹，有一小木屋，架在頂上。一人飛將上去一看，那木屋祇用山藤綁了些大木板，就着空幹樹處，略微削平，鋪砌在內。形式簡陋，卻極堅實，取勢尤佳。那地方微微高出樹幕之上，天光既可由斜枝中透下，人在其上，又可由樹葉縫中向外遙望。外圍又有繁樹密葉包裹，甚是嚴密。木板砌得甚巧，由外望內，絕看不出樹上有屋有人。再要援昇樹杪，更是四山齊收眼底，賞目迎風，無不咸宜。屋板也似時常打掃洗滌，甚是光滑乾淨，祇是全無一物。易靜心細，一眼瞥見底板上有兩處微凹，不當上昇之路。低頭一看，笑道：「主人再不出面，不速之客要闖門而入了。」連說四遍，未見應聲，四顧也無人影。心想：「莫非人已逃遠，不曾回巢？」隨將木板一翻，手指處，一道光華射將下去。笑道：「我已言明在先，怎還如此膽小？我且給她留字代面，暫且回去。如仍不願相見，我們也不相強了。此舉本近強暴，但是同居此山，總是鄰居，這裏又密邇妖屍巢穴，哪有彼此不知姓名來歷之理呢？」隨往下面縱去。英瓊也跟蹤縱下。

原來板底下還暗藏着一個大樹穴，深約兩丈，大約丈許。楠木質理堅密，經主人細心打磨，滑潤如玉。除地上有細草織成的圓席外，半邊貼壁，另鋪有溫厚柔軟的草褥。對面有一半圓形的矮木几，几上放着兩頁殘書，上繪符籙，連易靜也未認出那符籙有何妙用，是甚家數。此外壁間掛着一件細草和樹葉交織而成的雲肩，一件圍腰，一個半片葫蘆做就的水瓢，一口劍。劍上土花斑駁，鏽蝕之處頗多，劍鋒磨得頗利。但係入土多年，常人所用之劍，祇鋼質尚純，並無奇處。劍旁懸有一筐，也係主人親手編製，式樣極爲靈巧。筐中藏有兩根黃精和多半個喫剩下的茯苓。易靜看完，略一尋思，朝英瓊使了個眼色，佯怒道：「她雖在此多年，正主人實是我們，要想見她，乃是好意。我留字以後，明日如再不知好歹，不去南山靜瓊谷中相見，由我查明邪正善惡，以決去留，臥榻之側，不容外人酣睡，我們便不許她在此居住了。」英瓊知易靜料定毛女潛伏在側，故意如此說法，欲使出見，祇不明白語氣忽改倨傲，是何用意。方隨口附和道：「以此一點點法

力，如何能夠長此隱形？我們不過不肯無故行法傷人罷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聽遠遠鵰鳴與米、劉、袁三人呼喝之聲。二人料知毛女遁往別處，又被神鵰等發現，暗笑枉費了口舌，人並不在此地。祇是適纔已告知鵰、袁等，見時無須追逐相迫，怎又如此？二人因三徒呼叱中似雜有笑罵之聲，又疑癩姑適纔追時身形忽隱，也不知叮囑之事，無心發現，便即行法擒住，在和二徒說笑，忙即飛身出穴，趕往觀看。纔一出林，便見劉遇安縱遁光飛來，報說：「二師伯擒到一個妖人，現正回洞拷問，請師伯、師父就去。」英瓊道：「是那毛女麼？」劉遇安答說：「不是，是另外一個。袁星差點沒有受傷，如非二師伯法力高強，還不知如何呢。」易、李二人聞言大驚，不願再尋毛女，忙和劉遇安急飛回洞。纔一走進，便聽叭叭打嘴的清脆之聲，與癩姑、米、袁三人呼叱叫罵之聲相應。到了裏間石室一看，癩姑坐在榻沿正在叫罵，米、劉二人兩旁侍立，隨聲附和。室當中，喫癩姑禁着一個形容裝束醜怪的妖人，好似剛剛打完神氣。癩姑見易、李二人走進，笑罵道：「我素日不喜對人用非刑。你這妖孽再不吐實，我易師姊已回來，她不比我，準夠你受用的。照你巢穴中情景，不知害過多少人。反正不會容你活着去見閻王，何不結個鬼緣，說了實話，免卻好些活罪。」易靜見這妖人非僧非道，生就一顆尖頭，一雙碧綠三角怪眼，深陷入骨，一閃一閃，直泛兇光。尖鼻暴牙，稀落落一頭短髮根根倒豎，面容灰白，通沒一絲血色。拱肩縮背，身如枯柴，手如鳥爪，一齊向外，作勢欲揚。好似被擒以後，打算使妖法，暗下毒手，快發出時，喫癩姑禁住，臂舉不下，故現出此醜怪之狀。

原來這妖人所居巢穴，就在衆人新闢洞府的危崖之上。洞在崖頂石地之上，狹小祇容一人，路徑又復曲折，外有苔蘚掩蓋，隱密異常，所以連神鵰在空中飛行那麼久，均未看出。妖人本來在內煉法正緊。衆人到時，見洞府清潔軒敞，不知妖人時常命人打掃，以爲原來如此。又以靈山福地，自身法力高強，米、劉、袁三位討好，再一收拾，連日多勞，一請便同入洞，坐談歇息，不曾在崖上下仔細查看。神鵰更專一留神毛女，未暇旁顧，就此忽略過去。一上一下，鬧了個兩無所覺。後來，妖人每日照例煉法完畢，快要出洞圖謀別的心事，忽聽鵰鳴有異，忙即一視。剛一探頭，便見一隻白鵰盤空飛鳴。妖人倒還識貨，看出此鵰頗似白眉禪師座下神禽。方一遲疑，不想招惹，忽見崖下洞內飛出三道劍光：一道是玄門正宗，光也強烈；後兩道卻差得多，但都正而不邪，似是一般家數。都隨定那鵰往山北飛去。忙追出來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大怒。以爲適纔多慮，憑白眉座下神禽，如何能受這三個人的駕馭？妖人剛待追去，連人帶鵰一網打盡，不承想身纔離崖，要縱妖光飛起，猛瞥見洞中又有三道劍光，驚虹掣電，相繼飛出，竟比前三道劍光高出十倍不止。當頭一道紫光，更是神奇。不禁大驚，哪裏還敢招惹。忙隱身形，

暗中窺伺，另打主意時，易、李二人出時心急，不曾回顧。癩姑久經大敵，比易靜還要心細，一聞有警，並不隨衆直追出來。先用慧目四望，百忙中早發覺妖人在後，正把身形隱去。於是表面隨衆追趕，一晃大頭，也將身隱去。妖人身形雖隱，身上邪氣卻瞞不過她的佛家法眼。回顧妖人，由崖上往山北緩緩追去，便知他心中怯敵，不敢公然現形出鬥，忙也尾隨在後。那妖人正尾隨間，越看敵人飛到越疑心，況又衆寡懸殊，本就怙惡，不敢迫近。嗣又見神鵰靈異，想起它和前飛紫光來歷，白眉神禽正是此女所有，劍光、身材、相貌、神情以及衣飾服色，無一不與傳說的峨眉三英中的李英瓊相似。祇不知黑鵰怎會變白，也許白眉雙鵰均爲此女所得。一隻黑的，已聞難敵，何況黑白同歸一主。又見易靜飛劍祇比英瓊略次，法力卻似在她以上，如非道家元嬰煉成，怎會如此幼小而又老練？出洞便隱去的一個醜女，更是得有佛門真傳。簡直一個也惹不起，除了少時暗算，明鬥萬來不得。妖人心中一寒，想退回，又恐有人發覺。正在停住遙望，心中犯愁，忽瞥見山北毛女由林內探頭，看出她受人追逐害怕，似想往常去採茯苓的右側危崖後面藏躲。知她一逃，便看不見人，比自己隱身法還妙，意欲先往等候，囑咐幾句，省得泄露。不料癩姑緊隨身後，早打主意，要下手擒他。那毛女出沒之處，隱祕非常，隱身法又妙，一閃即不見人。妖人如非久居此山，知她行藏和所去之處，也是無從捉摸，所以癩姑不曾看出。一見妖人往右側隱形飛去，地甚僻靜，正好下手，也忙縱遁光隨行趕往，看他去往那裏作甚。恰好妖人路近先到，毛女卻未來。癩姑見他到了崖後，便現身坐在石上，往前張望，以爲來此躲避，立即行法將他禁住，上去打了他兩個大嘴巴。

毛女原是來此藏躲，遙見妖人先在，本就不願過去。再見他受制捱打，對方是個癩尼，相貌奇醜，心中害怕，沒敢近前，轉身避去。癩姑也不知道毛女在側。空中神鵰也發現妖人坐在崖後，它一叫，米、劉、袁三人全都趕來，到時人已被擒。癩姑聽袁星一說前事，便向妖人喝問毛女來歷。妖人本被法力禁住，不能言動。癩姑因想問話，一時大意，祇將他下半身禁住，沒有禁制雙手。妖人知道落在這類對頭手內，除以全力和他拼命，死中求活，萬無生路。被擒時，已在暗中準備，待機下手。一見上半身放開，覺着下手更易，假意哀告乞憐，並說毛女原是山人之女，以前避難，逃入北山，迷路絕糧，日以野草、果實、茯苓充飢，漸漸一身生長綠毛。又不知從何處得了兩件法寶和幾頁殘缺道書，竟能隱迹飛行。自己來在她後，原想收爲門徒，毛女不肯，連擒幾次，均被滑脫，說甚麼也不肯拜師。問她師父是誰，答是夢中神人指點，人還不到。連經年餘，毛女昨日實受逼不過，再不應諾，自己法一煉成，便無生理，這纔答應，但要過了三天，再行降服。此時必已避入自己所居崖洞之中。癩姑一聽毛女行徑，與易靜所料相合，既不肯與妖人同流合污，自是一個好人，身世必定可憐。想乘機把人尋到，查看根骨人品到底如何，以定去留。知妖人所居，便在靜瓊谷崖上，立帶妖人同往尋找。

這時，妖人本可行法暗算，也是袁星不該受害。妖人因聽後來三人口氣，易、李二人還不知有他出現以及被擒之事。眼前仇人便是四個，何況還有兩個勁敵，身被禁住，空中還有一隻神鵰，就算僥倖傷得一二人，仍難脫身，反倒引起仇敵忿恨，死得更快。想起洞中妖法煉成，正好應用。意欲將仇敵誘往洞內，冷不防發動妖法，將四人制住，強迫她解去自身禁制，然後一齊殺死。也不去再惹易、李兩個強敵，徑直帶了法寶，隱身逃走。爲求萬全，未敢妄動，等癩姑命袁星將他夾起，一同飛往妖洞。癩姑因見妖人膽小害怕，一味哀告求生，不曾反抗，誤認作無甚伎倆，未曾注意。那崖洞入口甚是逼狹歪斜，入時癩姑忽然心動，改令米、劉二人在前先進，自和袁星押了妖人在後。米、劉二人出身旁門，自是行家，一見洞內設有法壇，大小妖幡林立，黑煙裊繞，氣象陰慘，便知煉有生魂，妖法狠毒。不等癩姑入內，先把臺上三面主幡順手摘下。本意這些生魂長受邪法磨鍊，實在可憐，想先鬆開，免受苦痛，等癩姑入門再放。也沒想到妖人還有別的詭計，入洞便要發作。一找毛女不見，石室廣大，疑心頓起，正朝外高喊：「師伯，毛女不曾找到。這妖人攝取生魂，祭鍊妖法，可惡已極！」癩姑已不願久候，竟用法力將洞口裂開，一同走進。

妖人原準備一到洞內，便用妖法雙管齊下，以期一發必中。見米、劉二人先入，已經擔驚，惟恐妖法被人識破。再一聽如此說法，心更驚慌。妖人除法臺上攝魂大法外，本還精習別的邪術，暗中早已運用。及至押進洞內，瞥見主幡被人摘去，原有妖法已去了一半功效。一時情急，猛將舌尖咬碎，張口便是一片血光，同時雙手往法臺上一揚，眼看各大小妖幡之下，鬼影憧憧，陰風頓起，要朝四人撲來。袁星手夾妖人同入，剛剛放下，立得最近。見法臺上妖陣與昔日玉靈崖妖屍谷辰所煉妖法大略相似，知他平日害人必不在少，心中大怒。方欲回手，給他先喫點苦，再喝問毛女何在，妖人面上忽現獰容，心纔一動，血光如雨，已朝一行四人噴來。袁星驟不及防，知道這類血箭最是厲害，忙縱遁光先躲。癩姑先在洞外本已生疑，故命米、劉二人先行，自己斷後，以防萬一。祇因妖人一味屈服哀告，忘將兩手禁制，比前卻稍留神。及到洞內，猛瞥見妖人目射兇光，嘴皮微動，面現獰惡之容，便知有變。果然念頭纔轉，已經發作。尚幸屠龍師太所傳授的法力神奇迅速，應變又極機警。這一來，雙方恰是同時發動，妖人口中血光剛一噴出，便被連手一齊禁制。袁星遁逃也速，米、劉二人又是行家，因此纔未受傷。四人自然大怒，米、劉、袁三人先給妖人喫了點苦。癩姑連喚毛女出見，未應，料定妖人故意借以誘敵，人並不在洞內。隨破妖法，焚燬法臺妖幡，放走所攝生魂，令其自去投生。把妖道擒往下面洞內，令劉遇安去請易、李二人速回，一面拷問妖人來歷。妖人自知無幸，瞪着兇睛，怒視癩姑，一言不發，尚無口供。易靜聞言大怒，罵道：「無知妖孽！我們

令你自供罪惡，敢不說麼？」連問兩句，妖人忽然破口大罵起來。易靜不願聽他污辱，手一指，先將口給禁住。然後冷笑道：「你這豬狗，妄想激怒我們，以求兵解麼？豈非做夢！你既不供，也不相強。你惡貫已盈，纔落我手。本想將你形神一齊誅戮，你這一罵，且叫你受夠了罪再死。」說罷，手掐靈訣，朝妖人身上畫了幾畫，正待用道家降魔毒刑，使其受無邊痛苦。妖人覺着身上一緊，想似知道厲害難當，因不能再出聲求告，祇是面色慘變，目中流淚，現出乞哀神色。癩姑終是心慈，便勸道：「這廝已然服輸。反正不容他活命，且容他開口，聽他說些甚麼，師姊不必另加刑了。」易靜方答：「不是我心腸太狠，好走極端，他適纔狂吠無禮，有多可恨！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神鵰又鳴，袁星側耳略聽，面現喜容道：「師父無須出去，毛女自行投到了。」說罷，便往外跑。出去不多一會兒，易靜正聽癩姑的勸，把妖人身上鎖骨縮筋之法撤去，忽見外間石室有綠影一閃。易靜首先飛出，見毛女正站在室外，往裏仔細偷看，袁星站她身側。毛女見人飛出，嚇得往後倒退不迭。這一對面，易靜已看出毛女不特根骨極好，一臉正氣，並還眉清目秀、骨肉停勻，如非生長着一身綠毛，真是一個美人胚子。見她受驚倒退，防又隱身遁去，方想安慰幾句，勸她不必害怕，毛女睜着亮晶晶一對秀目，朝易靜上下略一打量，忽然跑近前來，口喊：「師父，弟子上官紅拜見。」拜倒在地。易靜見她年約十六七歲，身上穿着一件細草織成的短衣，腰圍草裙，相貌似頗美秀。跪在地下，珠淚盈盈，祇管哽咽，泣不成聲。一面拉起，攜手同去裏室；一面問袁星，此女怎會自來？袁星答道：「聽神鵰叫聲，說此女在洞口附近現身，始而向空跪祝，又取一石塊卜卦，面現驚喜之容。然後走向洞口窺探，似想走進，又膽小退回，老是遲疑不定，命弟子出看。弟子隨掩出去，她見弟子，先是隱形遁去。後來弟子喚她，說明師長來歷，她纔現形，試探着走近了些。先問妖人死未？弟子告以就要伏誅。她立現喜容，說神人夢中指示，不久有一仙人來此山幻波池居住，是她師父，拜師之後，她便難滿。妖人必死，不會再受欺凌，並且將來有成仙之望。她師父是位女仙，小如嬰童。神人夢中說過，一見便可認出，想進洞來認上一認。弟子便領她來了。」

易靜問完，見上官紅偷覷妖人，面有懼色，哽咽雖已漸住，還未開口，依依侍立身側，甚是可憐。知她膽小，便向妖人喝道：「毛女與你相識，必知底細。似你萬惡，本應重加折磨。因此女平日受你欺凌，害怕見你，不敢開口，便宜你早死些時，少受多少活罪。」妖人口禁未解，不能做聲，聞言望着上官紅，似想她代己求情時，易靜已發出飛劍，將妖人裹了個風雨不透，隨着易靜往外飛去。大家同出，到了洞外，易靜將手一指，地便裂開一孔，劍光裹住妖人，往下一沉一絞，立即成了一團血肉下墜。劍光正往回飛，忽見一股黑氣裹住妖人身影，往上飛遁。上官紅本是滿面笑容，見了驚道：「這廝的魂

逃走了。」易靜、癩姑同聲笑道：「哪有此事。」二人不約而同：一個揚手把滅魔彈月弩發將出去，一團精光，剛剛追上妖人，一下將黑煙元神一齊擊破，聽得半聲慘嘯；一個又將神雷發出，一聲震天價大霹靂過去，百丈金光雷火自空直下，連那數十縷殘魂餘氣，也被擊滅。

師徒六人，連毛女上官紅，同回洞內。上官紅重向易靜拜倒，堅請收爲弟子。易靜先頗慎重，及至一問原因，再想起師父命即起身之言，果然收得，當即應允。上官紅又向兩位師叔、三位師兄一一行禮。易靜見她容止溫婉，甚是喜愛，何故拜己爲師，已然問過。重又問她身世，怎得逃入山裏。上官紅含淚說了個大概。原來她也是宦門之後，祇因父親遠遊未歸，日受繼母虐待，年紀又祇得十三歲，本就悲苦不堪。她那繼母本非良家出身，久曠難耐，便與一族侄私通。這日正在幽會，上官紅無心撞上。繼母當時口甜，許了從此不再毒打，祇不許對人張揚。然而說時鐵青一張假笑的惡臉，目蘊兇光，上官紅斷定入夜必下毒手。果然走開不久，女婢便來告急，說是繼母要令姦夫當晚將她害死。上官紅心膽俱裂，連夜逃出。所居本是近山之地，爲防姦夫淫婦追來，翻山急躥，逃到天明，也不知逃出多遠。人已力盡神疲，倒在一個山澗旁邊，又餓又疲。正在冤忿悲苦，呼天不應之際，忽聽山風大起，回頭仰望，忽由遠處飛來一隻怪鳥，兩翼各長丈許，目射金光，甚是威武。上官紅少不更事，沒想到大鳥傷人，甚於猛虎，還在呆望。晃眼工夫，鳥便撲到，用雙爪將她抱起，往空飛去，頓時受驚暈死。過了些時，她醒來一看，鳥也不見，竟換了一個山景，景物靈秀。祇是飢疲驚悸之餘，人已大病不支，勉強爬行草地，到一谷內，想尋點泉水解渴。忽聞草香，沁人心脾，餓極之下，便喫了些。纔下肚不久，便覺神智一清，體力漸復。隨將那草飽餐了一頓，待到天晚，就在草地上沉沉睡去。次日起來，便覺身輕神健，力氣大增，歡喜異常。